秦漢書疏

西漢書疏目錄

卷之一　漢高帝

卷之三　漢武帝

卷之四 漢元帝

史丹　諫易太子

平當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卷之五　漢成帝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議郊廟

議定南北郊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諫起昌陵

曹玄成　議罷郡國廟

谷永　應詔策　上疏訟陳湯　論神怪

上疏請勿治梁王　薦用薛宣

杜欽　上疏訟奉世功　應詔對策

卷之六　漢哀帝

師丹 上書言抑外戚大驟

議共皇太后廟禮

楊雄 上書諫許單于朝

毋將隆 諫以兵器賜幸臣

鮑宣 諫封爵外戚

賈讓 奏治河三策

唐林 上疏請復師丹邑爵

漢平帝

中屠剛 賢良方正策

郅惲 上書諫王莽歸漢神器

終

西漢書疏卷之一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高帝

張良字子房封留侯

諫沛公居秦宮

沛公初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

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覇上

對漢王問計

酈食其說漢王刻印復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張良從外來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問曰何哉

臣請籍前箸爲大王籌之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欲以化紂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固辭不受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以畢偃革爲軒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

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云獨可使楚無彊則六國屈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勸漢王封韓彭

漢五年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大破漢軍漢王復入壁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曰

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

勸高帝都關中

漢五年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左右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皐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三殽山函谷關）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

即日駕西都關中

蕭何沛豐人封酇侯

勸漢王王漢中

高帝初爲沛公入秦項羽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

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

韓信淮陰侯

對漢王問計

臣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音吁漢書作煦煦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

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

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陳平 陽武人 丞相

對漢王問計

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羽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對曰

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

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

三老董公洛陽新城人

說漢王伐楚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酈食其廣野君

勸漢王屯敖倉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

因曰

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即所謂謫戍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

上故名之曰敖倉也塞成皐之險鄭汜水縣山杜大行之道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蜚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

說高帝都關中

劉敬戍隴西過雒陽遇高帝遂脫輓輅衣褐見上上召賜食而問之婁敬因說上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邰音胎雍州武功縣故斄城是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東周成周也西周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

勸高帝徙民實長安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陸賈楚人大中大夫

對高帝

陸生時時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生乃對曰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田肯

上高帝

高祖用陳平計執楚王信大赦天下田肯賀

因說高祖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

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絶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

叔孫通薛人太子太傅

諫高帝易太子疏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

欒布

對高帝

漢十一年高帝旣族彭越詔禁人勿收視欒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趣烹之

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走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薛公故楚令尹

對高帝問

漢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將問之汝陰侯滕公薦其客薛公有籌策可問上召見問

薛公對曰

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
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
枕而卧矣何謂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
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
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隋何

說淮南王布歸漢

淮南王布發兵助楚漢王使使進書云竊惟
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
事之隨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
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
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先鋒今乃
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
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
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

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則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

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漢文帝

宋昌 會稽宋義孫中尉拜衛將軍封强武侯

勸代王入帝

文帝初為代王高后八年后崩大臣共誅諸

呂迎立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疑

漢大臣屬意謀詐勸代王勿行以觀其變中

尉宋昌進曰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賈山 潁川人

上文帝至言

山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

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譁與嘩同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

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吏以督領徒以役作）曠日十年下徹三泉（言深）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言塊土生蓬者耳）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
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
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
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瞽誦詩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
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
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

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
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
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
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
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
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
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堯舜統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

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

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

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也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敺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

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筭不事免二口之筭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

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

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
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
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
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
事之大者也

季布（楚人河東守）

進文帝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帝召欲以爲御史大夫

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

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

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
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
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黙
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賈誼洛陽人梁懐王大傅

上文帝治安策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
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逆誅故
誼數上疏陳時政其大略曰

臣竊惟執事可以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

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

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

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

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此語見六韜

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

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爲之資藉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廑與僅同劣也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渥厚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

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制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爲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

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旤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名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

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狶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戸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

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

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言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蹠古蹠字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娒古侮字）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
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
受高爵之賞猶將繇冠不得復除逸豫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言無小大皆當
自爲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
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
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
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進謀者率以爲
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

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彊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裹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

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緁音妾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美者黼繡黼者織爲斧形繡者刺爲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之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才力盡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

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

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揜寡智欺愚勇威怯壯淩衰
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
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
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
也言所追趣唯計利與不耳念慮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
者劉寢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千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爲文書以出倉粟
近十萬石耳非謂微發於下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言
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爲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爲榮也此其亡行義之尤

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恬安也）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虛讀曰墟謂丘墟令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

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耆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

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媿恥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誓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趣中肆夏亦樂詩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

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
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
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
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
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
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

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歐與驅同）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

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髠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苴屨(苴者屨中之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駡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

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頓讀曰鈍）隽詬亡節（隽詬謂無志分也隽胡結反詬音后）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
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
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
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
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
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
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請室
請罪之室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
自弛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

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其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致狀若金城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

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

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

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邉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黒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蔪（蔪與芟同）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

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

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諫復封淮南四子

文帝八年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

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

閒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西漢書䟽卷之一　終